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135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一三五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銘賢學校學報委員會 編輯

銘賢學報

創刊號

(山西)太谷：銘賢學校學報委員會，一九三六年鉛印本

第一三五冊目錄

銘賢學報	創刊號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一
民教學報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		二四一
民教學報	第二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		四四九

銘賢學報

子襄常贊春題



銘賢學校學報委員會徵文簡章

一、本會此次徵稿，以提倡師生研究學術，並保存學生優良成績，而達到宣揚校風之目的為宗旨。

二、凡本校同人及初高中學生均可投稿。

三、凡投稿者所需稿紙，均由本會預備。

四、文體不拘。（如係白話，須於行內加用新式標點符

號）

五、文稿須用鋼筆或毛筆繕寫清楚。

六、凡投稿學生，不得請他人代撰，或抄襲成文，倘有不實之處，一經查出，雖有佳作亦不登載。

七、本委員會對於投來稿件，有決定去留及刪改權。同人投來之稿，不欲他人刪改者，請註明。

八、四月一日為繳卷截止期。

九、本簡章經校務會議核准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本委員會呈准校務會議修改。

銘賢學報

創刊號 二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銘賢學校學報委員會

出版委員

總編輯 黃振鏞

文書 戚廷珂

委員：梅貽寶 賈麟炳

武渭清 徐煥滋

陳克德 楊培仁

胡錫畚

卷頭語

編者

銘賢學報創刊號從去年籌備起，到現在總算把稿件收齊付印了。對於這次的來稿，我們很滿意；一則是全體師生合作精神的表現，二則是作品中包括了這部門。不過一本刊物的篇幅有限，以致有許多好的作品都沒法排進去，那麼就不得不求作者和讀者的原諒了。至於本刊的成績如何，也希望讀者不客氣的批評，我們是很願意接受的。本來幾個人用抽出來的工夫編的東西，又是創刊號，也只可求其無疵，至於優美，我們也不敢有那樣希望；可是願意讀者同情於我們的忙碌。

醜媳婦見了公婆，總是不好意思的。同樣本刊也就紅着臉出世了，這不但編者完了一件心願，同時世界上又有一根小草在萌新芽。

一、普通教育之重要性

教育為立國之本，普通教育為教育之基。普通教育之重要性，在於其能培養國民之基本素養，為社會之進步奠定基礎。

二、普通教育之現狀與問題

目前我國普通教育之現狀，雖有長足之進步，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如教育資源分佈不均、教學質量有待提高等。

三、普通教育之改革與發展

為解決上述問題，應加強對普通教育之改革與發展。包括加大教育投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教學質量等。

四、普通教育與社會之關係

普通教育與社會息息相關。普通教育之發展，能促進社會之和諧與進步；社會之進步，又能為普通教育之發展提供動力。

五、結語

銘賢學報

銘賢學報目錄

隨園論詩舉要

隆和船中一夕記

國魂

詩詞

旅途

卦山遊記

鳳山紀遊

楊繼盛之懿行

春秋時代的婦女

清代文字獄考

科學與科學方法

化學計算

圓規作圖

黃振鏞

葛啓揚

郭丕楨

黃振鏞

許映貴

郭丕楨

郭丕楨

葛啓揚

項恂達

成恩元

劉志光

王效曾

李世義

一數之約數與其乘冪

銘賢學校農科綿羊試驗初步報告

華北菓樹事業調查報告

關於鄉民造林之我見

鄉村工業

關於冬令煤火問題一個談話

二

高中一學生

李世義

穆懿爾
路潤生

賈麟厚

李枝洪

李枝洪

梁錫琰譯

隨園論詩舉要

黃振鐸

一 緒言

隨園詩話乃清袁枚所作也。枚爲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少負才名，爲詩主性靈。所作隨園詩話，其中論詩多精到語。惜其書爲隨筆性質，每每縱筆漫書，毫無條理，以致混美玉於頑石，藏精華於糟粕，苟無披煉之功，實難有精金之現。故擇錄其要，撰成此篇，而以論詩舉要標題焉。

二 總論

虞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知詩之真諦，爲內情之表現，至於聲調格律，乃其餘事耳。故簡齋論詩專主性靈，而鄙棄神韻與格調也。

夫所謂性靈者，果何物哉？余以爲性靈者即真性情也。詩以性情爲本，聲調格律爲末，詩中有真性情者，方可謂之真詩；否則，只求格律之嚴密，聲調之鏗鏘，徒有詩之貌，而無詩之神，根本既失，末焉何用？此簡齋之所以特重性靈也。

楊成齋曰：『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果如此言，則舉凡天分稍差之人儘可擯之於詩道之外矣。然而三百篇之作者，多係勞人思婦，將謂彼等盡爲天才優異之人乎？是又不知應作何解矣。蓋詩道亦猶其他學問，苟專心致志爲之，雖天資稍薄，亦斷無不成之理。杜少陵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是真知此中甘苦之言也。所以簡齋論詩，以天分與學力並重，且引葉書山之言以質之曰：『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於人功求之。』有志學詩者，萬勿囿於俗說，以自餒其氣焉可耳。

雖然，詩之爲道，匪易言也。必也其神其貌俱臻佳妙，方可謂之真詩。所謂神者，真摯之情感也。所謂貌者，精鍊之辭句也。以精鍊之辭句，表真摯之情感，可謂兩美相合，情文並茂矣。苟或不然，不失之俗鄙，便失之浮誇，所以袁簡齋主張詩貴精工也。

既有真摯之情感矣，又能以精鍊之辭句表而出之，所謂詩道，亦不外如此而已。然又必須深知詩中之禁忌，竭力避之，方可進入名家之林。否則雖竭力爲之，而終有所蔽，難臻上乘矣。所謂禁忌者何？一曰考據，二曰用典，三曰聲律太嚴。蓋考據與詩，不能兼工，因考據之學，過於呆版，足以天閼性靈也。又詩尙清新，語貴自造，若滿紙陳言，連篇典故，是無異暴發之家，誇富於人前，此等詩惟有作覆瓿填字箇之用耳。至於聲律乃所以助詩之美，非能離詩而專美者也。譬之詩士帥也，聲律兵卒也。詩大國也，聲律附庸也。爲詩而斤斤於聲律之研求，不惜削足適履，是蔚附庸而爲大國，使主帥受制於兵卒，亦難乎其爲詩矣。

總而言之，詩貴精工，而有三忌，可見詩道誠非易事也。學詩者往往因不知此，終其身徬徨於道路，是誠可悲而又可憐。故簡齋述一己之所得，而示學詩者以正軌也。隨園詩話曰：『學詩者初學先求平正，進功須求險絕，成功之後仍歸平正』。此其大略也。若夫先學古風，次學近體律，實爲學詩之次第。至於模仿不主專人，須擇善而從，是又打破歷來門戶之見者也。

三 性靈說

人皆知性靈之說創自袁簡齋，而不知南宋謝深甫楊誠齋已早倡此說矣。謝之言曰：『詩之爲道標舉性靈，發舒懷抱，使人易於矜伐。』楊之言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簡齋本二君之說，發揚而光大之，天下靡然從風。遂能自立門戶

，爲一代之宗師。女弟子嚴蕊珠嘗贊之曰：『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詩亦用典，先生之詩專主性靈，故運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此女所論，非真得個中三昧者不能言，無怪簡齋引以爲知己也。

所謂性靈者，推簡齋之意，不外爲真性情之表現耳。詩話曰：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

又曰：『朱竹君學士督學皖江，來山中論詩，與余意合，因自述其叙池州太守張芝亭之詩曰：『三百篇專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則詩亦有淺深之別；性情薄者，詞深而轉淺，性情厚者，詞淺而轉深。』余道學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論詩之清妙若此？』

詩話又曰：『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筍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綵爲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味其真，人必如此，而後可與論詩。』

又引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於詩之傳，并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歟？』

四 天分與學方

論詩者，往往重視天分輕視學力。余以爲此種見解，未免過偏，不觀夫李白之與杜甫乎？李之天分優越，杜則學力精深，然二人同爲詩中之上品，未嘗有所軒輊。輕視學力重視天分者，應自知立論之誤矣。簡齋深明詩中之甘苦，論詩以學力與天分並重。是不特掃除偏見，且有以激勵後學也。

詩話曰：『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論，不謀而合。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趙松雪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又曰：『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傳誦。有有句無篇者，一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不稱，難入作家之選。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必也有篇有句，方稱名手。』

又曰：『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又曰：『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於眩淹博，便落下乘。』』

又曰：『戒問詩不貴典，何以少陵有讀破萬卷之說？不知破字與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之法。蓋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蠶食葉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喫飯，善喫飯者長精神，不善喫者生痰瘤。』

又曰：『黃允修云：『無詩轉爲讀書忙。』方子雲云：『學荒反得性靈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余謂此數言，非真讀書真能詩者，不能道。』

又曰：『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闢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又曰：『蕭子顯自稱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此則陸放翁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爲之逐去貓犬嬰兒，都寄別家，此卽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二者不可偏廢，蓋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

又曰：『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餘，可使才氣卷軸，而近體之妙，須不著一字，自得風流，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今人動輕近體而重古風，蓋於此道未得甘苦者也。葉書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知言哉！』

五 詩貴精工

言之精者爲文，詩乃文中之精英，故簡齋以詩爲難事，而不欲人率意爲詩也。

隨園詩話曰：『漫齋語錄曰：『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余愛其言，每作一詩，往往改至三五日，或過時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領解。朱子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黃山谷詩費許多氣力，爲是甚底，欠平淡故也。』

又曰：『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

又曰：『詩少作則思澀，多作則手滑，醫澀須多看古人之詩，醫滑須用剝進幾層之法。』

又曰：『司空表聖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尙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

陳言爲第一著。鄉黨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其勿爲三日後之祭肉乎？』

又曰：『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巧即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洵知言矣！』

詩話引嚴冬友之言曰：『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於空，譬如一室內，人之所遊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窒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其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

詩話曰：『作詩不可不辨者，淡之與枯也，新之與纖也，樸之與拙也，健之與粗也，華之與浮也，清之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

又曰：『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鰕鮒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又曰：『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澹。譬如大貴人，功成官就，散髮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統袴，遽爲此態，便當笞責，富家雕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藤床，非村夫貧相。』

又曰：『詩雖貴澹雅，亦不可有鄉野氣，何也？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有官職，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

又曰：『某太史自誇其詩，不巧而拙，不華而樸，不 而澀。余笑謂曰：『先生聞樂喜金絲乎？喜瓦缶乎？